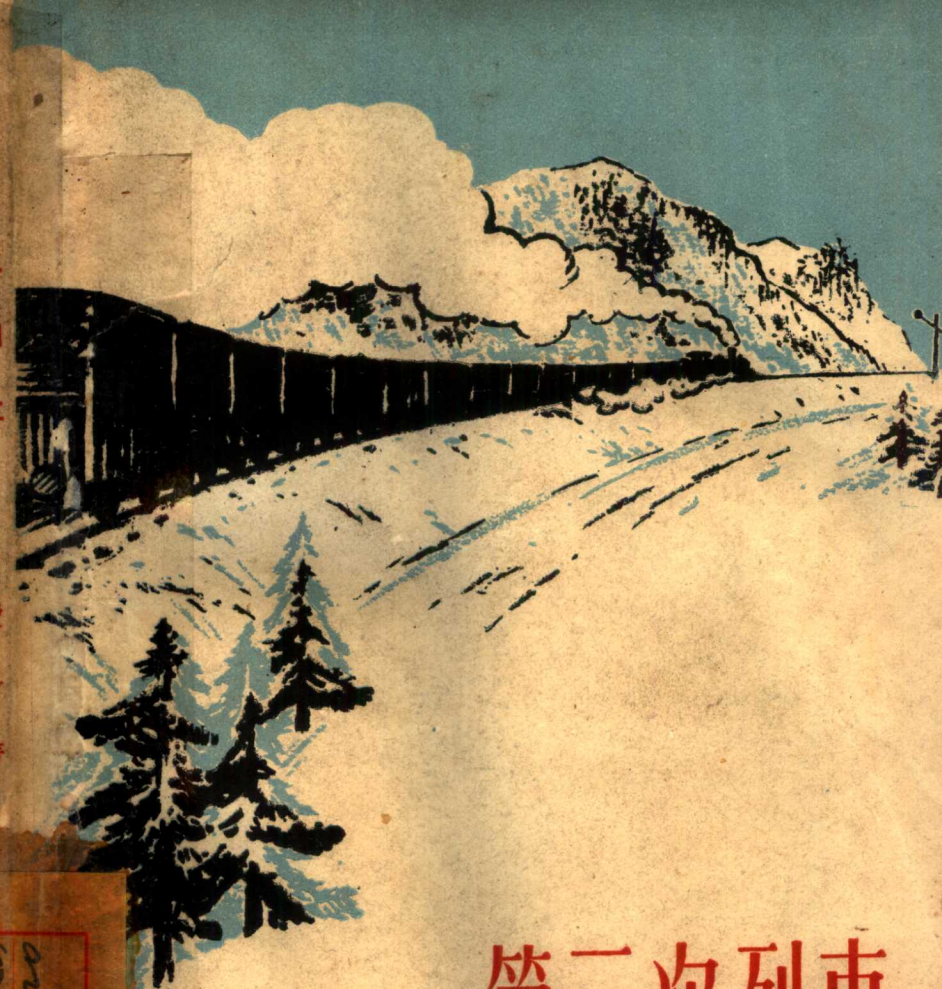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次列車

費 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第三次列車

[苏]費 什 著

陈 鶯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Г. Фил
Третий Поезд

本書根据 Геннадий Фил: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

Детгиз 1954 年版本譯出

第三次列車

原著者 [苏] 費 什
翻譯者 陈 篤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: 787×1092 稿 1/32 印張: 4 9/16 字數: 89,000

1959 年 8 月第 1 版

195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: 1—11,000 册

統一書号: 10078·0951

定價: (八) 0.38 元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一八年初，芬兰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发动内战，芬兰工人赤卫军奋起抵御。当时粮荒异常严重，人民在饥饿之中。赤卫军总司令部派遣列车到苏维埃俄国去，请求俄国工人帮助。卡尔·伏宁奉命担任第三次列车政治委员，赤卫军战士埃依诺担任列车警卫队长，随车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发，驶往俄国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。那时俄国亦发生严重饥荒，但是俄国工人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，为了帮助国外的阶级弟兄，慨然把自己迫切需用的粮食送给了他们。他们千辛万苦地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把粮食运到了离芬兰边境不远之处。这时，芬兰反革命已经得到德国反动派的帮助，赫尔辛基及其他城市相继陷落，他们无家可归，于是只得将列车开到彼得格勒，把粮食分给芬兰流亡者和当地工人，而埃依诺等报名参加了红军。

作者通过具体革命事例和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展示出了工人阶级伟大的国际主义友爱精神，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I

上議員們逃到北方去了。

伐薩的白軍部隊向俄羅斯兵營進攻。

赫爾辛基的赤衛軍戰士佔領了議會大廈。

“革命萬歲！”

一切事情，分明都在那些法律家的意料之中。在襲擊我們之前，他們就把几十列車糧食搶運到北方，弄得我們既沒有面粉，也沒有谷子了……

唉，我們本該早些動手，本該干得更堅決一些。我們太拖拉了。頂要緊是開頭。

“革命萬歲！”

這是我的朋友利諾拉使足勁兒喊出來的；他的帽子上有一條細紅帶，鈕扣孔里插着一朵布制的小紅花，刺刀上有一面三角小紅旗。我的帽子、鈕扣孔和刺刀上也有小塊紅布。我們是車站赤衛隊戰士。

“听着，”我對利諾拉同志說，“上議員不見得都跑光，白衛軍頑固分子也不見得全逃到北方去了。他們是躲藏在這裡什麼地方。總應該有人把他們逮起來呀。我們倆為什麼不干這個工作？”

“我們沒有逮捕令啊，埃依諾，”利諾拉回答我說。

但是从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神看来，我知道他非常想参与其事。

“唉，我們等待命令的时候，他們都会象蟑螂一样四散逃光的。”

我們弄到了一份議會里上議員和下議員的名单。划掉逃亡者的姓名——但愿今后再也听不到他們的消息！——查明了我們以为大概还住在城里的那些人的地址。

我們去找的第一个下議員，他的住宅是鎖着的。我們拚命拉鈴，險些儿把鈴都拉断了。

我們凝神細听，看是不是能隔牆听到哪怕是胆怯的脚步声……但是那里靜悄悄的。

“一定要破門进去搜查，”我說。

“我們又沒有搜查証，”半路上参加进来的一个赤卫軍战士答道。

我打電話問隊部：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留下一个哨兵，等待以后的命令。”

我們留下一个人带着步枪值班站崗，就又向前走去。

我們从亚历山大罗夫街走到奥布謝尔瓦托街。一个可爱的姑娘立刻替我們打开門来。她那梳好的头发上，扎着女佣人的白头巾。利諾拉叫她“同志”的时候，她把眼睛睜得老大。

“你的主人呢？”利諾拉問道。

“我的主人病了。此刻他睡在法比安街的凱尔堡診所里，”她脹紅了臉答道，随后就冲着我們砰的一声关上門。

第三个下議員也不在家，而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他的胖妻子手足无措，样子很不安，再三問我們是否知道她的好丈夫在哪里，——莫非是醉醺醺的水兵把他打死了？

“夫人，”利諾拉憤怒地對她說，“我勸您不要散播資產階級的謠言，誹謗我們的同志——革命的水兵！他們幫助我們得到獨立，他們也幫助我們鎮壓所有的資產階級匪幫。”

下議員的老婆拍拍两只短手，越发焦急起来了：

“哪里的話，哪里的話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們不再听她的嘮叨。我們已經急于找別人去了。随后在一个上議員的住宅里，我們又听到了这一套話：

“上議員生了重病。他在私人診所里医治。”

另外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下議員，他的住宅幸而也就在这个平台旁边。擦干净的銅牌閃閃發亮。門虛掩着。

利諾拉拉住門把手，把門鏈扳紧到极点。“真奇怪，为什么到处都是娘儿們出来应付我們？”我想道。

“很抱歉，老爷不在家。他病了。他在一个私人診所里医病。”

“一天里害病的上議員和下議員太多了，”我說。

“吓得肚子都抽筋啦，”利諾拉取笑地說。

我看到他的臉色有点几发青。他用一只手抓住栏杆。

“你怎么啦，利諾拉？”我替同志担心起来。

門依旧虛掩着，有一对好奇的眼睛在門后面張望。

“立刻会好的，”利諾拉的嘴唇慘白，他輕輕說道。“有点几恶心。你总知道，我有一天多沒見到面包了。”接着他就

挺直腰板。

他极力想微笑一下。

“你們早該馬上說出來，干嗎要找我的丈夫啊？”看来，那个婆娘甚至很高兴，随后她就砰的一声关上門。

我們开始走下楼梯。下議員的房門突然又开了。那个婆娘在背后喊我們：

“等一等，小伙子，你們到哪里去？把这个拿去吧！”她伸手递給我們两块新鮮的小麦面包。

我的心口下面簡直痛了起来。

“嘿，怪不得他們反对限价，反对实行配給……”我想道。

“把面包拿去吧，”女人對我們說道。

于是利諾拉轉身向她大喝道：

“閉嘴！”

我忽然想要問她一下，她的丈夫到底生什么病，在哪个診所里医治。

“腰子病和肝病，”她回答得很快，象背熟了的課文一样。“法比安街，凱尔堡診所……，把面包拿去吧……”

当时利諾拉把步枪机柄拉得卡嚓一响，那个婆娘大叫一声：“上帝！”赶快把門关上了。

我重新走上楼梯，回到我們剛离开的那个平台上，敲敲隔壁那个上議員的房門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利諾拉想拦住我。他已經完全复原了。“我們不是已經到过这里了嗎。”

“是的，到过。这没有什么关系，”我答道。

門又敞開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們忘了問一下，上議員先生害的是什麼病，在哪個診所里醫治。”

“腰子病和肝病。法比安街，凱爾堡私人診所。”

門接着就關了起來。

“統治者害的是什麼病，”我對利諾拉說，“你明白嗎？腰子病和肝病。”

我們走轉去找第一個法律家。又是那個包著頭巾的女傭替我們打開門來。

“我已經都告訴你們了，”她一看見我們站在平台上，就說道。“你們還要怎麼樣？”

“乡下姑娘，我們是來欣賞欣賞你，再把一月三十一日的一條法律^①向你解釋明白，”利諾拉取笑說。

女傭的兩頰脹得緋紅。她的眼睛望着下面。

“請告訴我，您的主人害什麼病？”我用一本正經的口氣問道。

“肝病和腰子病。”

“法比安街。凱爾堡私人診所，”利諾拉用她的那種口吻應聲說道。

女傭侷促不安地沒有作聲。

“嗯？”

“要是你們已經到診所里打聽過了，那還要問什麼呀，”

① 這是一條革命的法律，它廢除了從前一切關於家庭仆役的半農奴制法律。——作者原注

她說着就把門關上了。

平台上只剩下我們了。利諾拉大笑起來。

“等一下，”我對他說，“我們要笑，以後盡有時間的。”

我們又去找剛才想煽動我們的那個胖婆娘。她已經不再手忙腳亂、惴惴不安了。

“我剛接到電話，我已經知道丈夫在哪裡。他病倒了。昨天晚上他在朋友們那裡……毛病發作了。人家把他送進法比安街的凱爾堡私人診所。你們總知道，年紀這麼大……象你們這種年紀是很難理解的。你們光听最極端的意見。跟我的丈夫年輕時完全一樣。為了這一點，他在博布里科夫●時代甚至吃過虧……”

但是，我們沒有听她以後的高談闊論，趕快走下樓梯，到寒冷的新鮮空氣里去。渾身似乎異常輕鬆，步槍却是重甸甸的，而我也很想吃東西。

“必須立刻通知隊部：有個陰謀在醞釀中，反革命頭子集中在凱爾堡診所里。這可好，我們可以把他們一网打盡。”

我們打鐵路廣場旁邊走過去的時候，有人高聲叫我一下。他是赤衛軍的隊長，利諾拉和我就是屬於他那一隊的。

“這太不象話了，同志們，你們破壞紀律：沒得到批准就擅離隊伍。現在你們本該在車站上……可是埃依諾，為了一樁挺重要的事情，我找你已經找了两小時。”也不讓我們開口替自己辯白辯白，隊長就問我道：“你會說俄國話？”

● Бобринков, 俄國將軍, 生卒年月不詳, 1903年, 曾任芬蘭總督。

“可不是，”我喜孜孜地回答。“我从一九一二年当赫尔辛基——皮耶塔利綫上的列車員。但在一九一五年，由于运输秘密書籍，宪兵机关禁止我到俄国去，那时人家把我隐藏在罗瓦尼耶米，一九一六年起我就在这里当工长，照俄国运货单验收俄国来的貨物。”

“好吧，那么我没有搞錯。什么都挺好。你接到一項紧急任务，要到俄国去。”

“队长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們这里在鬧革命，每个赤卫軍战士都是需要的，倒把我打发得离开战斗远一些嗎？……”

于是队长微笑一下說：

“要給你一桩挺重要的任务呢。你立刻上鐵路管理局，說是我派你去的。”

我到命令我去的地方去了，利諾拉却急忙赶到赤卫軍总司令部去：还应该揭发那些上議員呢。

在以前，鐵路管理局的各个房間里老是一片死板的森严气氛，官吏們的鋼笔尖沙沙响，打字机噹噹喀喀，公文紙翻得颼颼响。如今，人們都很忙碌，他們用矯健的步伐从这个房間走到另一个房間；有些办公室里的桌子已經堆在一起；有一个房間里，赤卫軍战士們徑自并排睡在地板上。队长打发我去的那个房間里熱鬧得很。人們在爭論什么問題。

我走到桌子跟前，照我看来，桌子边坐着的那个人大概是首长，于是我就自我介紹一下。

首长問我懂不懂俄国話。

“懂。”

“好极了。那么認識認識吧。他以后是你的政治委員。”接着，他指了指一个身体结实的高个子，那个人的样子很自負，我甚至可以說他是神气的。

原来他是列車长。可是哪一个列車长的外表不象个要人啊？我在他的列車上工作过几次。但在当时，我甚至不可能想象到卡尔伏宁会是个黨員。

“派我到哪里去啊？”我問道。

卡尔伏宁同志不动声色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份破烂的資產階級報紙，把藍鉛筆勾出的一篇短評放到我的面前。

短評中提到芬兰人民受苦受难的时期在延續下去，提到有一个叫拉赫亚的人，把一列車酒精运到赫尔辛基。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兄弟伊凡·拉赫亚，足足运来了一列車武器。最后，短評諷刺地猖狂吠道，哪里能找到第三个兄弟，可以把一列車粮食运来給挨餓的芬兰人呢。

“第三个兄弟雅科夫·拉赫亚，这个人已經找到了，”卡尔伏宁同志愉快地說。

火車司機雅科夫·拉赫亚和两个兄弟商量一陣，就提議派貨运列車和直达列車到俄国去运粮食。俄国工人一定会帮助我們。他自己担任第一次列車的政治委員。第二次列車开出去已經有一星期光景，第三次列車要在今天夜里出发。不过还缺几个人：一个列車警卫队长——要懂得俄国話的赤卫軍战士，——一个修理鉗工和一个女厨子。

但是警卫队长已經物色到了！

秋妮，我忽然想到了你，想到你最好能在我們的列車上

替大伙儿烧饭，也想到了我的彼得格勒朋友，彼得格勒機車庫鉗工瓦尼亚·查利文，伊凡·法捷耶維奇①。法捷耶維奇，这是父名。也就是伊凡的父亲的名字。俄罗斯人有父名，这个风俗可真方便。你一下子就能知道这个人和他的父亲的名字。

“缺少的人我都能找到。我們可以从彼得格勒機車庫找个鉗工来。我保証查利文不会推辞。說到厨房里的工作，教我的未婚妻来做好了。”

卡尔伏宁微微一笑，剪齐的胡髭微动，含糊地咕囔着說：

“未婚妻……馬尔麦却表示要带他的老婆一起去。得了吧，哪个女人先到，就讓哪个去。”

“可以讓利諾拉同志参加警卫队嗎？”

“我剛說过，人員已經足額了，”首长意味深长地答道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戴电报員制帽的人走进房間，交給他一份电报。他赶快拆开来，容光焕发地說：

“拉赫亚报告一切都正常，他的列車駛过了叶卡捷琳堡。”

于是沉默了几分鐘的首长又开腔了：

“还没动手收購粮食呢，所以一切才是正常的。去年和前年，我們用汗血錢採購来的粮食，已經被他們扣留过了，当时俄国的粮食情况要比現在好得多。还記得我在各地零星收購来的一袋袋面粉，在涅瓦河畔卡拉什尼科夫街装上

① 伊凡是本名，瓦尼亚是伊凡的爱称，法捷耶維奇是父名，查利文是姓氏。

駁船，想運到索爾塔瓦拉去，可是怎麼着：有人去告發，一下子全都完蛋了，在最後一分鐘被他們沒收掉。這還是前年的事，如今那裏在鬧飢荒——弟兄們說給我聽過。他們會給你們糧食嗎，絕對不會的！你們別妄想吧！”接着他懷疑地冷笑一聲。

爭論重新熱烈地爆發了，這些人顯然有很多閑工夫，可是我需要趕快跑到你那裏來，再趕回家去看看，拿兩件干淨衬衣和一只小箱子。

緩緩飄揚着的雪花落在人行道上、街心上，惹人厭煩地在眼前閃爍。天色已經差不多全黑了，但是不知怎的，路燈却遲遲沒有點亮。高樓大廈的窗子里，燈光也比往常少了。

你碰到我的時候又是惶惑，又是高興。我等不及走進你的房間，便在走廊里吻吻你。

這個，你是一定記得的。秋妮，親愛的，你也回吻過我呢！這件事我是牢記在心的。

你說今天吃得很飽，你剛從隊里回來，那裏有很多粥，你还告訴我，你已經報名當紅軍護士，不久就得上前綫，離開坦彼列更加近一些。

“我原想你會跟着我乘火車上俄國呢。”

“開小差嗎？”你嚴厲地說。

“不是呀。”于是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向你和盤托出，而我的兩手緊緊握住你的纖指。

天啊，你好到什麼地步啊！你自然象平常一樣，一切都是正確的。你自然不能到列車上去：你要上前綫。沒有什麼說的，這一次馬爾麥的運氣比我好……這天晚上你自然

至終都是这样的好，以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和你分离！也許我离开得太早了：我們还可以在一起逗留十分鐘。

“同志們！”人民代表在臨別時對我們說道。“要趕快完成革命委托你們的任務。革命極其需要糧食。沒有糧食我們就難以得勝。要快點回來，我再說一遍——快點！……”

最後幾個臂板信號機隱沒不見的時候，我回頭眺望一會，然後鋪好自己的床。別人已經睡了，或者一聲不響地躺着。

II

列車開動之初幾秒鐘的激動心情漸漸消逝的時候，腦子里總會想到前一天的安居生活，想到動身那天所見所聞的事情。

自然啦，我也想到了，要不惜任何代價，盡先把糧食運給自己人。我以為完成這個任務並不太難。況且交給政治委員的錢也是綽綽有餘的。當然，我也想到了你。

現在已是夜里。這是第二夜。我剛走出自己的車廂，踏上燈火全無的茲凡卡火車站，想發一份電報給你，卻不得不教政治委員來替我解圍。

我寫好了：“親愛的、敬愛的秋妮，我惦記你、愛你。永遠是你的埃依諾。”就帶着這張條子走到電報局的小窗口跟前。小窗子敞開着，電報局人員謹慎地接過我的紙條，然後

飞快地看它一眼，甚至沒有看完，就把它扔了回来：

“要盖上印章，不盖印就不收。”

“請原諒，这是私人电报呀！”

“私人嗎？”他的臉上露出同情我的神色。“我們这里有規定的次序：先发铁路电报，以后是軍事电报，然后……”他威胁似地翘起一只手指，“政府电报，也就是苏維埃的电报，它們后面是党的电报，党的后面是其他組織机构的电报，不过都得盖印，这些电报之后，我們才拍发私人电报。不过我敢肯定告訴您，我們連政府电报都来不及……就是这样。”他就冲着我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。

我尽量温文有礼地再敲敲小窗子，央求电报員道：

“对不起，我恳求您接受这份电报。劳您的駕，要是今天輪不到它，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就請您明天发出去吧。对我來說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同志……”

“公民，我是您的什么同志！”他冷冷地說着扭过头去。“我以为您是知識分子，什么都对您說清楚了，您倒叫我‘同志’！”

“可是您要明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”

他拿起字条，慢吞吞地看了一遍，而后放声大笑起来：

“我們这个日子的爱情电报！”

但是他突然止住笑声，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，把紙片移到灯火近旁，又把我的字条重看一遍。后来他曲起一只手指向我招招，弯身凑到我的耳朵旁边，热心地悄悄說道：

“那么这是密碼电报！我明白了：私人电报……您說，这很重要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們提前把它拍发出去。万一出了

什么事情，您可……”他把我当作同謀者那样，对我眨眨眼睛，“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您千万不要忘掉我啊。”

“不是的啊，我向您保証，这件事是光明正大的。”

一听到这句话，报务員比以前更加着急起来。他从窗口里探出身子，高声大喊，把值班的鉄路工人赤卫軍战士叫了过来：那个人背着步枪，正在黑黝黝的車站大厅里豪豪地走来走去。

“請您逮捕这个人，他給我一份密碼电报，口口声声說事情很重要。大概是哪一个重要的反革命分子，哥薩克軍官……”他喋喋不休地对赤卫軍战士說道。

那个人抓住我的肩膀：

“走吧，公民，到队部去。”

“我向您保証……”

“到了那里会弄清楚的。現在是要紧关头，形迹可疑的人并不少，走吧……”

“这个物証交給您。”报务員說着把字条塞給了赤卫軍战士。

那个人把它看了一遍，就完全断定我有罪了。

“現在沒有人拍这种电报，”他說着又碰一碰我的肩膀。

我的所有言辭和解釋都是白費口舌。我听見我們机車的汽笛声。已經准备開車了。难道我会这样愚蠢地陷在这个肮脏的車站上嗎？……但是在最后一分鐘，政治委員看見了我。他把自己的証件拿給赤卫軍战士看，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。

我只好当翻譯，因为政治委員講俄国話講得快了，就会